



有人活在聽與說之間：Kari

聞くことと話すことの間生きる人：Kari
Kari: Peoples Live Between Listening and Speaking

文・圖 | 劉定騫 (花蓮影視基地專案人員)

聽說、聽別人說、聽和說，這些都是在部落走訪的技能包，當然還有烤火、烤肉與喝點小酒；每當柴火燃起，白煙冉冉，在夏日能驅趕蚊蟲，冬季時祛寒取暖，總會有一種萬事沉澱、處在自然的自在。木頭在火堆之中不時傳來微

微的劈啪聲響，因溫度聚攏的人們開始聊天，有些話語便會隨著夜晚的風流轉起來。

緣起：特定時空下，部落非主流探討的歷史記憶敘事

山東野表演坊這些年常進入部落田調，與當地的族人一起在日常裡生活與創作，當駐點富世村八個月後，身體也散發出烤火的氣味時，劇團與族人共同完成



劇照—《聽說富美回村了》01。

了《富世漫步—有火的地方就有故事》的戲劇演出。幕落後我仍念念不忘一個小故事，Nac Hijiya曾告訴我，她人生中擁有的第一雙鞋是雨鞋，在那海拔1,128公尺的大同部落，雨鞋防雨防水，可以務農、走山路。太魯閣族父母給小孩的第一雙鞋是如此因應生活的Amikuciu（雨鞋，太魯閣族語），這是我從沒想過的事，直到我聽

說。

那「聽說」要如何轉化為創作呢？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。在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過渡裡，試圖調度對白與事件，一方面擔憂我感到新奇的事物，會不會在部落中只是常見的日常？另一方面也害怕，一旦習以為常，就失去了若如初見的Mata（眼睛。南島語系）。

但某一個人的事情卻在一個封閉系統裡，因為話語的傳遞而漸漸增加，Kari竟符合熱力學第二定律，使一切走向無序的混亂。



當我們再次帶著計畫來到萬榮鄉，團長的想法是，以多元藝術的路徑去建誌部落非主流探討的歷史記憶敘事，像是個人生命、鄉野怪談、村落八卦與地方小誌，在語言、祭典、社會結構之外，探查太魯閣族文化傳統之外的居民記憶，結合如劇場、劇情短片、走讀等形式，讓參與者以自身經驗結合藝術創作，重新創造新的文本，保存並記載特定時空下部落居民的記憶群像。

我認為，紀錄某個特定時空下的記憶，是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像是我成長不同階



劇照—《聽說富美回村了》02。

段經歷過、卻隨著時間流動而漸漸消逝的某種狀態，有些是屬集體記憶的，例如電影播放前要起立唱國歌；有些則是個體在時代裡的互動，像是與同學一起在網咖裡打電動、吃泡麵，或經歷網路小說的興盛與式微。

那麼，西元2022年萬榮鄉一帶的人們，究竟在日常裡都在經歷什麼？在吃什麼？在聊什麼？在想什麼？是什麼事情會在他們的腦海裡落下一個錨點，為往後的歲月提供一個記憶溯及的可能？無論是群體的回憶或只屬於一個人的念念不忘。

田調：Kari的重量

曾在作家Apyang imiq的《我長在打開的樹洞》書中學到一個單字：Kari。太魯閣族語，意思是聊天、說話，發音唸起來像咖哩，想忘記都難。所以一開始我就找上

了部落的Ruka，因為愛交朋友的他總是在Kari，鐵定知道許多事情。

我們在萬里溪旁坐下，可以望見另一側年久失修的舊吊橋，殘破的木板在空中被風吹得晃蕩，Ruka聽完我們田調的方向，一反常態嚴肅地向我們說起家族的故事，關於Hmici kari這件事。聽到熟悉的發音，一個新的族語單字，我好像能聽懂一半。

Hmici，是留下的意思。Kari是話。Hmici kari就是留下的話，也就是遺言。可以是祝福，也能是詛咒。家族的長輩在過世前留下的Hmici kari在往後的日子都一一應驗了；有人家道中落，有人飛黃騰達。Hmici kari在Ruka的心中留下重量，讓他思索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我則是重新感受到言語的力量。

再來我訪談了兩位部落

我看著眼前，突然冒出一個想法，既然我決定不出一個方向，為何不直接把Kari這件事當作主題？紀錄Kari在部落的現象，去講述話語如何讓事情在傳遞的過程中產生質變。



的年輕人，他們彼此是小學同學兼好姊妹，也是一起練傳統弓箭的好夥伴。他們說到另一個好朋友，因很早就離開部落去外地工作，偶爾才回來，但每次回來都「變漂亮」，原本小時候因外貌而拒絕她的男孩，後來反而想接近她但未成，於是流言四起，說她是去外地做八大行業才賺錢整型。

讓我想到了有一次在部落的早餐店閒聊，也是聽到相似的傳聞，有人提到一個中年女子離開村子多年之後，



劇照—《聽說富美回村了》03。

回來買了房子開私人按摩；另一人暗示聽說她是某人物的小三；最後那人則說都不是，他聽到的是，那女子只是因丈夫早逝繼承了遺產才回來部落。我覺得這一切都如同孩童時的遊戲「傳話筒」，所有的話語傳到最後，都不會是原本的樣貌。

想起疫情時期，部落曾經封村，外人不得進入。對我而言，部落的系統相對是封閉的，有人離開村子、有人進來村子、有人回來村子，居民都一清二楚。但某一個人的事情卻在一個封閉系統裡，因為話語的傳遞而漸漸熵增，Kari竟符合熱力學第二定律，使一切走向無序的混亂。

製作：聽說富美回村了

當團長已經逐漸摸索出

一個聽說Kumay（熊）下山，而新娘卻在婚禮前一天「落跑」的劇本，我卻還在部落裡遊晃。當我想買個涼的來喝，發現眼前有一間超商，轉角有一家雜貨店，頓時陷入選擇障礙。某一天晚上在排戲前，統一發票開獎了，中了小獎之餘發現，自己每兩個月在超商的消費都有數千元，族人演員打開手機說，他們一家五口每期的消費高達兩萬。對於這件事我是震驚的，我問那超商進入部落之前呢？他說雜貨店呀。這意思代表一個家庭單位的消費，從雜貨店轉移至超商便有萬元，整個部落有多少家庭，那雜貨店是如何生存下來的？

很快的我便有了答案，幾個居民走入店內拿了飲料與零食，就在門口的矮桌坐下來，邊吃喝邊聊天，一



劇照—《聽說富美回村了》04。

些自然隨興的日常支撐著某種狀態的存在。我看著眼前，突然冒出一個想法，既然我決定不出一個方向，為何不直接把Kari這件事當作主題？紀錄Kari在部落的現象，去講述話語如何讓事情在傳遞的過程中產生質變。

另一方面很有趣的是，在Kari發生的地方，都是部落居民在一些時間背景下會聚集起來的場所，像是早餐店、雜貨店門口、唱投幣式卡拉OK的「投卡」，都是某種特地時空下人們活動的日常，卻因Kari而誕生一種奇幻的景象。

我設定了一個青春期的男孩，與經營早餐店的媽媽相依為命，在一個夏日早晨聽說了一件事：富美回村了。但每個人形容富美的外貌與過往皆不相同，讓男孩對富美產生了好奇，他決定

在部落四處打探。鏡頭會跟隨騎著單車的男孩，在村子裡移動，像是部落的公路電影，逐步揭開人物與場域，觀眾會隨著男孩的打聽而接受更多富美的資訊，卻也更加混亂。

「Kari」是部落的日常，我想藉由一個回村的人—富美，讓觀眾去看看富美在Kari中如何被形塑，話語讓人在別人的嘴裡活成了各種樣子。我們都活在這樣似真似

假的世界，某些人事物在嘴裡誕生，也在嘴裡死亡。

尾聲：交流

計畫的目的，是呈現部落居民特地記憶的故事脈絡，並進行交流。於是創作完成後，我們在支亞干部落的工寮旁升起了火堆，邀請當地與鄰近村子的居民前來，我們設計了戲劇表演結合影像播映，在秋日的月夜7點登場。過程中我是緊張的，我不確定Kari的創作會不會踩在某種界線上，尤其是男孩演員的父親，帶了一整個家族的族人，來到現場看他兒子當男主角。幸好他們是大方的。居民回饋，看到熟悉的場景與日常成為了劇情短片，彷彿有種新的視角。比起總是擔憂的議題正確，我是如此喜歡與大家聚在火堆旁聊天的氛圍，這也是一種Kari的魔幻時刻。◆



劉定騫

花蓮縣花蓮市人。1986年生。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所碩士。現為花蓮影視基地專案人員。於2016年至今，有策展、攝影、編劇、導演、劇本和散文集等多達30件作品問世。在2022年獲「MATA獎」劇情短片類首獎。以新詩自述：「尚未形塑完成就冷卻的容器。仍試著寫下字。偶爾也是劇場與鏡頭前的演員。喜歡按下快門的聲音。」